



在〈海角七號〉裡能找到多少歷史文化的反省？

方中士

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

去年電影〈海角七號〉票房屢破國片紀錄，一夕成名固然可坐收作品被納入文化產業後的加乘商業利益，但導演魏德勝可得提防快速大量複製而衍生出的產品初衷被抽筋換血的發展，使得當初召喚觀眾的靈魂最終只是一時蜂湧而至的遊客拍照背景，感動觀眾背後的歷史與文化成了商業包裝上可一再使用的產品。當激情過後，誰會繼續探索電影語言透露的文化訊息？讓「山也BOT，海也BOT」不必只是映襯角色背景的咒罵，讓「馬拉尙」和原住民只成了刻板化其族群自身文化形象，最終還是成了可包裝出售的商標。

如果真的要尋找台灣的生命，那麼得深化的追問為何那家五星級飯店能壟斷美麗的沙灘？這背後的官商關係是甚麼？是怎樣的公民與社會文化能容忍這財團及其背後的價值意識操縱？那一段淒美的愛情有沒有過度美化了異族統治的殘暴？而我們能不能藉由電影熱賣的契機進行深入些的歷史教育？例如片中主角「阿嘉」為何要離開台北？這樣的擠壓和出走，除了浪漫的回歸田園外，又呈現台灣城鄉怎樣的落差？一路可由黃春明〈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未婚懷孕而回鄉到陳映真的〈夜行貨車〉到侯孝賢〈戀戀風塵〉裡痛失純真歲月與愛情的山村男女，還有那因職災而斷指的「恆春仔」，不知道在呼嘯的落山風的磨蝕下能否實現他建造自己樓房的小小心願？當然，還得加上今年在金馬獎出盡風頭的〈不能沒有你〉，大可牽引出另一條工業化所引起的勞工與職災、環境悲歌來。這一路迴溯，有心者都可將電影、文學、新聞報導串連起來，將文字與影像鋪陳出飽含人文溫度的一條辛酸路來。而這條辛酸路最佳配樂該是陳達的恆春民謠與民歌手鄭怡的〈思想起〉吧！

避免藝術創作的符碼被商品化的唯一途徑是讀者的文化再創作，一種有意識的覺醒和實踐，例如思索〈海角七號〉裡的核心理念是甚麼？此核心理念是否能統合作品裡的情節和人物？如果要拿普遍人性中的愛情對照軍國主義的褊狹和殘酷，要彰顯愛情的超越性。那麼其中肯定在地文化價值的種種情節、橋段、噱頭、和笑點，只成為勉強撐住場面的破碎鷹架而已。若真的追問此影片裡的核心理念的話，恐怕在令人莫名其妙的愛情發展、逗趣的笑料、些許的顛覆與後現代的異類文化併湊外是找不到什麼足以引發觀眾意義追問的動能與指標。於是，當激昂的音樂和歌曲震撼過你的耳膜後，當連番挫敗後的自我實現賺了你一二滴熱淚後，你真的沒法子在影片裡找到拿來包裝其逃避意義與主題的歷史文化素材。原來，這只是用青少年情緒性叛逆包裝其無心力甚或是無勇氣的真相。原來，你若真的想賦予此影片的歷



史文化反省深度，你還是得自行努力，努力跟著「阿嘉」回屏東恒春的路途，你該留意從枋寮以下到枋山到車城地名所隱含的歷史痕跡？從大武到、達仁到滿州到獅子、牡丹鄉等行政區名稱又反映了甚麼殖民霸權下的話語權？在大量複製祝福勇士的琉璃珠背後，你可以再深入點，探問排灣族在漢人未移入前的海外貿易，然後在「阿嘉」踞坐的防波堤岸北側，如今的海生館所在地，竟是牡丹社事件時日軍登陸處，如今的恒春半島的族群分佈是如何？在外來的經濟移民的剝削下，像「阿嘉」這樣的青年會不會成了在地的打工外勞？甚或在外來經濟強勢者的文化輸入下，肥了少數地主外，早已把淳樸敦厚民風被急功近利的澆薄粗糲給取代了。那麼，「阿嘉」還能自顧自的彈唱嗎？

這樣的質問合理嗎？導演大可理直氣壯的說電影只求拍得好看，能讓觀眾感動讓他們覺得錢沒白花就已功德圓滿了。沒錯，但就其誘發觀眾的包裝而言，評論者如我當然可把這作品放到文化批評的顯微鏡下觀察，並因此警告大家別吞下文化包裝的淺薄和逃避；也因此，提醒社會大眾別責怪在拍攝「茂伯」摔車和「阿嘉」看海處立牌或電影熱潮未褪前的總總先削一筆再說的商業活動，反正大夥一聽說要檢視歷史文化意義時便逃開的心理自然得承受商業怪獸的踐踏啊！